



墨子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墨子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其利人也  
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  
小人之愛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  
利大人也以臧爲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  
也以臧爲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  
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欲之愛其子也以樂爲

利其子而爲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爲是也非非爲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賒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已以存

天下是殺已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

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  
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  
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  
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親厚厚親  
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爲  
天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乃爲禹之  
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  
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

下愛人不外已巳在所愛之中巳在所愛愛  
加於已倫列之愛已愛人也聖人惡疾病不  
惡危難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  
也聖人不爲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聖人不得  
爲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  
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與利有厚薄而毋倫列  
之與利爲已語經語經也非白馬焉執駒焉  
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三物必

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已非爲愛已之人也  
厚不外已愛無厚薄舉已非賢也義利不義  
害志功爲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  
者之馬也愛衆衆世與愛寡世相若兼愛之  
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人也  
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  
愛而無利倪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  
人子墨子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

之非欲之也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  
學愛人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  
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  
近之謂也是璜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  
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  
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爲其  
人也富人非爲其也人有爲也以富人富人  
也治人有爲鬼焉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

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未爲  
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智是  
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  
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  
雖其一人之盜苟不知其所在盡惡其弱也  
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  
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  
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

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知  
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苟人於  
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  
若鄉里齊荆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  
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重同具同連同同  
類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鮒同是之同然之同  
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  
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

乃是而不然三曰遷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  
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  
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  
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  
得焉聖人之拊瀆也仁而無利愛利愛生於  
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  
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  
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

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  
之知墻非今日之知墻也貴爲天子其利人  
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熟或遇凶其親  
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  
吾利者藉藏也死而天下害吾特養臧也萬  
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  
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  
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劔與挺劔異劔以

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  
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  
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  
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  
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  
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  
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  
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

之辭其類在於鼓栗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  
在於追迷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類  
在譽石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  
害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  
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其類在阬下之  
鼠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與利  
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  
類在江上并不爲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



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

###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群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有諸已不非諸

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

然也有所以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行而異轉而危遠而失流而離本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

馬乘馬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視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第美人也愛第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船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

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  
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  
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所謂內膠外  
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  
殺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鬪雞非雞也  
好鬪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  
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  
門也若若是且天非天也壽夭也有命非命

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  
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  
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  
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  
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  
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  
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  
馬而後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

周者也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  
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  
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  
也兄之鬼兄也祭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  
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則爲之馬盼之馬之  
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  
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  
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  
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自者二馬而或自也  
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  
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歐  
耕柱子曰將歐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歐驥也  
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  
責巫馬子謂子墨子曰鬼神孰與聖人明智

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難卜於白苦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人言兆之由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

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諫豈能智數百歲之後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墻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墻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

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此於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荆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

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之爲義也人不見而耶鬼不見而富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其一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

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  
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  
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墨  
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徒曰狗豕猶有鬪惡  
有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  
湯文行則譬於狗豕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  
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大王是譽槁骨也譬若  
匠人然智槁木也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

下之所以生者以大王之道教也今譽大王  
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仁也子  
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  
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  
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爲貴良寶者爲其可  
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  
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  
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

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  
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  
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  
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  
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  
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而舊者  
新是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  
不智告人所以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

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  
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  
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  
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  
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  
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  
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足以舉行者  
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



使管黔游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鄉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鄉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譽

就去之道苟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

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  
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  
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比  
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  
已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  
者不誅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  
善者不遂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  
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

吾以爲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  
欲善之益多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  
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  
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  
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  
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  
不拂而疾不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  
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耶意將以

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  
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  
利已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已天下說  
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已一人不說子一人欲  
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  
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  
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  
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者口

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  
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  
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菽豢維人但割  
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人之生餅則還然竊  
之曰舍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  
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三意  
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評靈數千不可勝見  
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

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猶弇其目而視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釐曰我聞子好勇駱滑釐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十一卷終

墨子卷之十二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齊即過

墨子卷之十一  
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何故止我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

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

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

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

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莛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黔者墨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墨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

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事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讐焉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愠是猶欲其墻之成而人

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  
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  
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金聞  
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  
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  
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  
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  
讀書百篇夕見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

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  
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  
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  
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  
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子墨子謂公良桓  
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  
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  
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



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女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

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爲義也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之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

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徒  
不可勝計然而不爲財士之計利不若商人  
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  
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  
比子墨子不聽遂北而反爲日者曰我謂先  
生不可以比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比比之  
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  
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

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  
黑龍於北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下行者也  
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  
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稷而  
據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  
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已以待問焉則

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  
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  
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  
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  
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爲政將  
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  
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  
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

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  
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  
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  
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君  
子其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  
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  
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公  
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

玉處而不出有餘精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  
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知取也今子徧從人  
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  
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  
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  
一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  
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  
鈞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

公孟子義章甫摺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  
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  
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  
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  
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犴羊之裘  
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  
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  
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

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  
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  
請舍恕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  
因以相見也若不將舍恕易章甫而後相見  
然則行果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  
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  
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  
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曰爲天下之聖人關

叔爲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  
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  
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  
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  
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  
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  
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用節合焉爲  
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

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齟然在天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亦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者聖王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

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爲不善之有罰爲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爲禮樂國治

則從事國富則爲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治  
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  
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饜  
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  
是譬猶噎而穿井也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  
暴王桀紂幽厲爾爲聲樂不顧其民是以身  
爲刑僂國爲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  
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

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  
魚而爲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  
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子墨子  
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保謂擻  
者不恭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  
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  
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  
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

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

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又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徒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



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反後坐進復曰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爲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子墨子與程子

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

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  
子墨子子曰不仕子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  
昆第五人者亦父死亦長子嗜酒而不葬亦  
四弟曰子無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  
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未予子  
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  
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  
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

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  
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  
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  
欲富貴者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  
猶強爲之福爲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  
先生義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  
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  
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

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得之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亦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禳福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

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夫義天下之大噐也何以視人必強爲之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亦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

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毀子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跛以爲長隱以爲廣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子墨子曰

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子之身亂之矣

墨子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  
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  
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  
桀紂幽厲雙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  
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  
令困編禮四隣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

也非願無可爲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六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

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弁國覆軍賊教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陽文君曰今使魯

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亦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

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隣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毀之

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以莫  
若多吾今賤人也亦攻其隣家殺其人民取  
其狗豕食糧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  
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魯陽  
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  
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魯陽文君曰世俗  
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  
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

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  
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  
若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  
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  
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  
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  
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  
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



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誅魯人因說而用  
之子墨子聞之曰誅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  
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魯陽文君謂  
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  
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  
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  
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  
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

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

太祖廟  
諱上字

其邪而入其善尚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  
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謂  
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  
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  
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與爲是也鮒  
者之恭非爲魚賜也蚘鼠以蟲非愛人也吾  
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

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  
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  
而子愠是猶欲糶糶讐則愠也豈不費哉魯  
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  
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  
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謂所義者亦有力  
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  
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

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  
籍而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  
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  
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  
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  
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一夫  
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  
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

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  
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  
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不織  
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  
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  
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  
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教人耕而  
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

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  
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  
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  
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  
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  
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  
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  
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

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  
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  
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悅謂過曰苟能使子  
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  
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  
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  
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群臣不能以  
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

則是我以義糴也鈞之糴亦於中國耳何必  
於越哉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  
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  
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  
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湛酒則語之非樂  
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  
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  
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

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藿羹朝  
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家  
厚於始也有家厚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  
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  
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  
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  
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卮肺之爲欲哉  
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

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  
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  
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  
可哉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  
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  
唯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  
於鬼神唯恐其以半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  
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

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  
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  
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  
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  
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  
子墨子曰焉在矣來孟山譽王子問曰昔白  
公之禍執王子問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  
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問曰何其侮

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  
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爲王子問  
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  
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  
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故  
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  
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  
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

以濟驕而止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  
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  
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  
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  
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退其  
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  
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  
曰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強

之備退者鈎之進者強之曷其鈎強之長而  
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  
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  
曰我舟戰有鈎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鈎強乎  
子墨子曰我義之鈎強賢於子舟戰之鈎強  
我鈎強我鈎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鈎以愛則  
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  
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鈎而止人人

亦鈎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  
相鈎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鈎強賢  
子舟戰之鈎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雛成而  
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  
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雛也不如翟之爲車轄  
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  
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  
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

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  
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  
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  
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  
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  
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比



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  
曰請獻十金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  
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  
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  
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  
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  
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  
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

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  
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  
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  
梁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  
必爲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此  
猶文軒之與敝輦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  
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  
兔狐狸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荆有長

松文梓梗柎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

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墨子卷之十二終

